

津子围 编著

津子围



DIALOGUE BETWEEN JIN-ZIWEI AND MASTERS

大家

对话录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津子围 编著

津子围



BETWEEN JIN-ZIWEI AND MASTERS

大家

对话录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津子围与大家对话录 / 津子围编著. —大连 :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611-6088-6

I. ①津… II. ①津…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270 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大连市软件园路 80 号 邮政编码:116023

发行:0411-84708842 邮购:0411-84703636 传真:0411-84701466

E-mail:dutp@dutp.cn URL:http://www.dutp.cn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70mm×240mm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张:14 字数:266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汪会武 邵 婉

责任校对:千 川

封面设计:波 朗

ISBN 978-7-5611-6088-6

定 价:32.00 元

目录 CONTENTS

生活的根是艺术

——与法国科学家路易(Louis de Neuville)院士对话录 1

教育的内核是“爱”

——与美籍华裔作家真妮(Jennifer)对话录 13

喝红酒是一次重要的旅行

——与法国著名品酒师 Julien David 先生对话录 33

用音乐连接大家的心

——与琵琶演奏家エンキ阎杰(日)对话录 43

“推陈”才能“出新”

——与著名书法家苏士澍对话录 59

古坛的意象

——与法国著名画家方索(Fran ois Bossiere)对话录 71

油与水

——与著名画家黄沧粟对话录 83

自在

——与满一上师对话录 101

复活的古老乐器“尺八”

——与日本尺八演奏大师神崎宪先生及其学生易佳林对话录 115

事实与价值

——与美国哈莱姆天使合唱团团长 Anna Bailey 对话录 125

时间的背后

——与丹麦 XONG 乐队对话录 133

美丽的世界

——与联合国友好理事会主席诺尔·布朗(Noel Brown)博士对话录 141

传统的印迹

——与美国田纳西州 MPA 访问学者对话录 149

重识经典

——与德国汉堡国家歌剧院团长 Josef Wendelin Schaefer 对话录 161

面对面:存疑·求同

——与 90 后作家王一对话录 171

文学的光亮

——与韩国忠北市作家代表团对话录 185

天赋与机遇

——与韩国天后级歌唱家周炫美(Choo Hyun Mi)对话录 197

快乐之旅

——与美国百老汇著名演员对话录 209

生活的根是艺术

与法国科学家路易(Louis de Neuville)院士对话录

时间:2009年3月22日

地点:大连陆茗香茶舍



路易·德·纳维勒简介

路易·德·纳维勒(Louis de Neuville)先生于1930年6月9日出生于法国中部利木地区。15岁进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学习,获得动物科学硕士(1948)和畜牧学博士学位(1955)。1958~1963年负责管理家庭饲料公司,成为国际利木赞肉牛品种的创始人。1963年,法国公共研究组织(IRAN)确认利木赞牛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肉牛品种。40多年来,路易·德·纳维勒先生已将利木赞肉牛引入了英国、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全球64个国家,并发展成为许多国家的当家肉牛品种。

自1973年以来,路易·德·纳维勒先生连续25年担任国际利木赞肉牛协会主席,他为国际利木赞肉牛事业所做出的成绩为世人所公认。1987年,他入选法国农业科学院院士,并在1998年获得国际利木赞肉牛协会终身荣誉主席的殊荣。1968~1998年,他担任法国、欧洲、世界利木赞肉牛协会主席;1960~1990年,组织并负责建立法国利木赞肉牛的系列工作;1970~1998年,他将该生产链推广到世界各地。1993~1998年,担任法国巴黎农业展览会主席。目前,路易·德·纳维勒先生还兼任法国和联合国牛基因库基金会主席的职务。

路易是一位热爱中国的法国肉牛科学家。早在1974年,他亲自挑选50头利木赞良种牛作为法国总统蓬皮杜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礼物。在他的努力下,直接促成中国农业大学与法国农业科学院在2005年12月5日签署“中法肉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协议,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共同出席签字仪式。中国农业大学于2006年8月8日授予路易·德·纳维勒先生“中国农业大学讲座教授”荣誉称号。2009年荣获中国国家“友谊奖”,并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典礼。

路 易: 我不是一个文化人、在圈内的人,但是我喜欢去发展、去做一些文化的事。我觉得,事业如果没有文化的因素就缺少生命力。比如说,现在我还兼任法国巴洛克音乐协会主席一职,但是我并不搞音乐,那么我怎么会当上一个音乐协会的主席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是在养牛。我在法国养牛艺术中心的建筑上,选择设计师时,不是选择一个农业专业的,而是选择一位在法国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来给我设计牛舍。对设计师来说,他考虑现代建筑的同时,还得考虑设计对象。那么,我们的设计根基在哪呢,在大自然。他叫约翰,他就善于运用现代艺术建筑的眼光和法国农村特别的自然风格结合起来进行设计。所以就有了很别致很艺术的地方——牛别墅。

津子围：这个很有趣，牛舍在法国也是可以被艺术化，足见艺术的影响力和浸染力。

路 易：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能把牛推荐到全世界64个国家。我们刚开始饲养这个牛时，想法是仅仅作为一个种牛来着，这个种牛没有推广到全世界。在法国的教科书上也仅是说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牛，但是这个牛的种群太小，在世界上几乎消失了。

津子围：看来这个牛也是有艺术细胞的，重要的是在于赋予、在于文化，是文化帮助了牛。

路 易：也帮助了我。文化问题，看我们怎么去认识它、理解它。一个非常优美的自然环境，它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工的、人造的。它通过人的管理、整治，像绿化呀美化呀，它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有人工的成分。在一个画家的眼里，他画一幅简单的风景画的时候，在画里头缺少一个点是什么呢？牛，牛本身就是它的点缀。牛在这个森林、草原上，它是艺术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人在路过一个环境时，没有在意什么，但是看见几头牛，他们会说，你看有几头牛。那么他们在欣赏牛的同时，也会欣赏这片自然风光。这样一来，好像时间在延长，但实际上时间是不会延长的。当你注意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间比某些时间要延长。

津子围：我理解你的说法，这个有点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物我合一”。

路 易：作为作家，您主要喜欢写些什么题材、什么素材的作品？

津子围：我涉猎的题材比较广泛，并不完全是传统的，中国作家和以前不太一样，八十年代中期和以后，对外开放的窗口进一步打开，应该说西方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的文学一下子进入到中国。那么，现在中国作家会思考一些精神性的东西，比较注重人的精神高度，注重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程度，或者说自我照亮的程度，尽管个体的烛光非常弱。就像

我们在黑暗中秉烛行走一样,照亮我们自己的同时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

路易:我完全理解你刚刚说的这些话。就像法语中讲,要想爱别人首先就得爱自己。爱自己也仅仅是第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到这样一种模式……您对法国作家关注吗?

津子围:是的,中国作家对法国作家的关注,我想大概要比法国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关注多,这很不公平(笑),同时也说明一些问题。我喜欢的法国作家很多,比如拉伯雷、蒙田、尼古拉·布·拉·封丹、伏尔泰、梅里美、乔治·桑、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莫里亚克、萨特、马塞尔·普鲁斯特、让·热奈,还有克洛蒙·西蒙、阿尔贝·加缪和米兰·昆德拉,对了,近两年我特别喜欢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作品,比如《王佛保命之道》,写的是中国汉朝时一个叫王佛的画家,被皇帝召见,让他完成一幅画,他的徒弟顶撞了皇帝两句,皇帝就让人杀了他的徒弟,最后,王佛完成了那幅画,在江上的小船画上了自己和徒弟,于是,徒弟在船上复活了。而皇帝只能眼看画上的小船一点点消失……。小说的开头第一句话是这样的:“老画家王佛和徒弟琳两人,在汉朝的国土上,沿着大路漫游。”极其精彩的句子。这就是尤瑟纳尔的方式,一如她在《苦炼》中的第一句话:“亨利·马克西米里安望着绵绵的雨,落在因斯布鲁克。”还有“……徒弟琳弯着腰,背着一满口袋的画稿,但他仍显得满怀敬意,仿佛背负着的是整个苍穹;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口袋里装满了白雪皑皑的山峰、春日的江水、夏夜明月的姿容。”她写的东方小说实际上我们很多东方人都写不出来。

路易:尤瑟纳尔很伟大,我也喜欢她。你说得很对,她过去身上好像有一种极大的压力,当有一段时间她的压力解除之后,压力突然释放,就像人身上脱了一件很沉重的东西一样,释放压力获得自由。有的时候她形容,文学作品就像一个妇女的生产过程,比如婴儿在肚子里经过生产的过程,她本身的生命是延续的,突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你是怎么看待法国文学的?

有些书,不到40岁,不要妄想去写它。年岁不足,就不能理解存在,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自然存在的界线,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经过这许多年,我终于能够把握皇帝与我之间的距离。——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津子围：法国文学的水平很高，对我个人的文学实践也有很大的影响，且不说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高峰，二十世纪之后，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有 13 位——我的记忆没错的话，比如诗人普吕多姆和米斯塔尔，比如罗曼·罗兰、法郎士、亨利柏格森、圣琼·佩斯、萨特、克洛德·西蒙，还有安德烈·纪德、莫里亚克、阿尔贝·加缪、萨缪尔·贝克特，我读过他们的作品《窄门》、《爱的荒漠》、《局外人》、《鼠疫》以及《等待戈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中，还有一个高行健，他是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以法国人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纪德的《窄门》写于 1909 年，要达到这个境界，十分艰难，即使修炼到一定的火候，也不一定能进入里面，因为天堂只是一扇窄门。正如牧师在教堂里朗诵的那样：“你们努力从窄门进来吧，因为宽敞的门和宽广的路会使人堕入地狱，许多人都是从这里堕落的；但窄门和狭路却会使人得到永生，只是很少有人能够发现窄门和狭路。”

主，您指给我们的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窄到两个人无法并肩前进。——《窄门》

路易：法国文学有很好的艺术氛围和精神传统，有很好的土壤，让文化生长。



津子围：路易先生虽然是位科学家，但是我觉得您思考问题站在文化的角度，有文化的支撑，有文化的意识，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还看到，很多西方的文学艺术大家都注

意中西方文化的整合,在不同的文化母体上吸取营养。比如叔本华的生命意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尤瑟纳尔关注东方,还有美国诗人意象诗代表人庞德,庞德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吸收了柳宗元《江雪》《使至塞上》、马致远《秋思》的意象表达,甚至在他的长诗《诗章》中多处夹着汉字,用来表示神秘意蕴。还有197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作家马丁·瑞松,他就是受到老子庄子的影响,写出了精彩的《陀螺》。他们都把中西文化结合在一起,取得了重大突破。过去在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座不同的高山,两个河流可以汇合到一起,但是两个高山永远不能到一起,他们可以见面,比较和关照,但是他们不能融合。事实也是这样,中国从明代开始有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清朝后期,又有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有的是相互吸取和照应。

路 易:你说得有道理,中西方文化是两座山,但是它们又不是两座山。它们不能像水一样融合,东西方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可它们有必要去接触,没有必要让它们去融合,融合了世界就一体化了,世界就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了。但是不融合并不等于不接触,它们是可以接触的。我感觉文化就像雨水一样,它来滋润,就像东西方的宗教,东西方的宗教起始都是一样的,比如佛教、道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基督教认为不好的东西,佛教可能也是认为不好的东西,反之一样。就是说它们基本的目标是一致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冲突的,尤其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现代的信息交流这么丰富的时候,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另一方面要让文化推动社会的发展。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有的时候像水,有的时候像鱼。

津子围:其实人类不管生活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里,都有一个权利,就是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权利,就是说,无论东方人创造的文明还是西方人创造的文明,我们都有权利去共享。

路 易:你说的对,我们有权利享受东西方文明的成果,同时,我们不只是有权利享受,还有责任去发展文明,否则我们的文明只能存在博物馆里,没有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时代

不断发展,文明也在不断发展。人是活的,我们就能不断交流。中国人可以到西方去开茶馆,就可以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就像游客在草地上看一看,这个是肤浅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给游客讲一讲,游客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如果说19世纪发展的是工业,那么20世纪带给人类的就是战争,21世纪现代文明更多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倡导的和谐,不只中国需要和谐,世界也需要和谐。

津子围:的确是这样。和谐文化是东方的一个哲学传统,东方人讲究天人合一,西方人讲究物竞天择,不是绝对,我指大概主体方向。比如中国群经之首的《易经》,讲天行健,也讲地势坤,发展到儒家那里有了中和,和为贵,也就是持中、守中、执中——择善固执到了近代。由于古老的农业文明大国被西方列强打破国门,急于自强自立的思想占据了主流,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天行健”部分,这些无可厚非。问题是,文化不能过分强调一部分,短时间可以,一个历史时段可以,长期就恐怕有问题,所以,“地势坤”那一部分还必须重视起来。对东方如此,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如路易先生所讲,如果把19世纪划分为工业革命,那么20世纪就承担了工业革命无限制发展的代价,21世纪的人类应该更智慧,会逐渐找到更好的办法。

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周
易》

路易:东西方哲学思维不同,中国人更讲究宇宙的完整,宇宙的平衡,欧洲人不太强调这些,他们强调科学的、论证的东西。什么论证只有证明是才是,不能证明这个东西也证明那个东西。就像中医一样,考虑总体的平衡,阴阳调节适合整体,而西方人哪疼就治哪,这是哲学思维的根本不同,包括影响到行为科学。还有就是中国人喜欢象征性的东西,欧洲人很少把象征性的东西用在实际上。其实西方人尽管没有更多的象征,他们更多是实际,但是中国人象征性的思维在西方也能找到相应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东方文化土壤非常肥沃,西方也很肥沃,如果两者结合就会更加肥沃,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从西方的角度在东方也能

找到相应的答案。西方有一种共同认识,就是不管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大家都在考虑两种东西,就是权力和金钱,它们都是人造的东西,是人类的东西,为了权力和金钱可以抛弃一切,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那么通过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许就能把这种不好的东西剔除去,我们的哲学也是不抬举这两个东西的。

“事实”不过是原来的解释的伪装。对事实的解释就是对原有的解释的解释,而且解释永远不会终止。……没有任何有待解释的绝对原始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说一切都已经解释了,每一个记号也都是其他记号的解释。——福柯

津子围:我对法国哲学的了解不全面,我知道法国哲学流行解释学,认为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解释过了,现在的定义是对原来定义的重复解释,的确,语言环境发生变化之后,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解释的世界是变化着的,一句谚语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打个比方说,国际象棋,大家都可以看清楚实力对比,大家都是明的。还有一种现象是打扑克,你抓什么牌,我抓什么牌,我们都不知道,这是秘密的。现实生活中,的确有明的,如下国际象棋,但是我们生活中更多时候是打扑克,如果你没抓到一副好牌,你的技巧再高,你不一定能打好。我觉得西方文化中,下棋的时候多,而东方文化中,打麻将或者用打扑克比喻更明白一些,中国人重视运气,西方人可能不太重视。

路易: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不管宏观还是微观,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获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观点我都不敢恭维,从公式角度,从学术来讲可能是对的,我们是在解释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社会在发展进步,现在很多工具不一样,社会发展的工具也不一样,生产效率各方面都不一样,那么社会构成也不一样,过去是工业化,和现实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工作效率比过去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现代化的通讯设施,现代化信息的交换,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当然也有一样的地方,不能改变生活的根本,那就是人们所依赖的文化。但是文化要随着生活的变化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个就需要我们这些作家,把过去的东西重新解释,需要把过去的东西剖析一遍,把过去的东西放在社会检验一遍,不然社会就不能有发展,现在的社会没有手机生活的模式,生活的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的经济在某

些方面是能靠的上,但某些方面是完全靠不上的。文化有时候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眼镜。当我戴上眼镜,有时候让我看得更远,有时候让我看得更近。东方文化对我来说是非常有魅力的文化,同时也是我这辈子不能忽视、不能放在一边的文化。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呢?因为东方文化让我感觉博大精深,以小见大,是从一部分考虑到全面的文化。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也试着去靠近。我一方面去寻找魅力,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依赖魅力,因为我似乎学着全面,却又不能那么全面。我只能去恭喜,但是不能按照这种文化氛围去试验。因为缺乏实在性,西方人虚拟的东西少,更讲究实在性的东西。

津子围:我能理解文化背景差异下的差别。

路 易:(指了指茶盘上的紫砂小动物)这个是什么?

津子围:茶宠,就像是人们养的宠物一样,用这种方式表达心情。

路 易:我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但是却觉得很理解,它是一种形式呢,还是真的有内涵?

津子围:的确,它是没有生命的,但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它是有生命的,只是生命形式与我们或者说有机生命不同而已。实际上,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界的尊重。比如我们说石头可以听经、花能解语,寄情于山水、花鸟,并诗意地表达。这与中国佛家的禅有一定的联系,禅文化和茶文化是很有传统的,禅实际上是寄情的过程中修炼自己,让自己融入大自然。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

路 易:这完全是一个新的概念。热爱自然,热爱花草,是不是因为自然带来诗韵,自然带来生命,带来生活中的理想,是不是有一种对它们的感谢之情?

津子围:孔子讲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讲人之初,性本恶,墨子讲人心如缟素,就像白布,靠颜料来染颜色。到程朱理学,朱子把人分为聪明的和不聪明的,总之,无论哪个说法,中国人讲人是不完善的,人要有修为。修为方式不同,其中这是

一种方式,文人通过寄情于山水,寄情于一块石头,认为石头是有灵性的,如果对石头都有感情了,那么对人就更应该有感情。实际上是通过与对自然界的友善来修为自己,进一步完善讲,还有感恩和敬畏的含义,这和基督教的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

路 易: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我完全理解。

津子围:我们讲人不完善,和基督教讲人有罪恶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修炼,他们需要彼此的爱,我们也需要彼此的爱。我们讲人和花鸟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尊敬和培养感情。

路 易:你刚才说的完全正确,东方人通过这种修炼,修身,使东方人对社会环境更具有抵抗力,这就是西方人为什么把希望寄托在东方人身上,东方人讲宇宙天人合一,还有包容,西方人现在讲自身的发展,使他们更能够抵御外来的冲突,而东方人的修炼为了宇宙大自然的和谐。东西方有共同的东西,也有本质的差别,方向是不一样的。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西方人信奉天主教,西方人在信心丧失的时候,期待上帝拯救我们,这种情况下,可能抵抗绝望时,东方人更具有抵抗力。上帝是死的,从观点来说是这样的,但上帝精神是存在的,上帝把他的爱、他的精神传给每一个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接受这种思想。

津子围:我读过很多西方哲学,对尼采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他的超人思想,因为我们人是世界的一部分,别的生命和我们一样,都不是世界的主宰。还有一个西方宗教哲学家卡尔·拉纳,他写的一本书叫《圣言的倾听者》,有一句重要的话,他讲上帝总是以人类现实的语言形式存在的,是人们不断发展、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这一点,他的说法和程朱理学相遇了,跨越了时间,跨越了空间,找到了相遇的地点,就如同佛教讲的“佛在心中”是一样的。

路 易:你说的对,我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说“不”,说“不”才有自由,虽然人类是

卡尔·拉纳(Kar
Rahnr, 1904 —
1984)是西方公
认的二十世纪最
伟大的天主教思
想家。

整个宇宙的一部分,但是正是因为可以说“不”,才给世界上其他带来了生命。即使一只狗,你拉它不愿意跟你走,你抡起棍子,狗只能走,唯一人可以说不。人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但是人有自由,只有人才能赋予其自由,包括自然。因为我们能够说不的时候,我们才能判断生命的方向。正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种权利,社会才能够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如果我们走错了方向,那么我们就和动物没有区别。



DIALOGUE

津子围:我补充一下,我们能够说“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说“是”,因为“是”意味着承担,意味着责任。就像前几年,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说不》,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说“不”是容易的,但说“是”却很难,如果中国到了可以说“是”的时候,那才是中国实强的时候。

路 易:你说得非常对,这也是我下面要说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是说不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沙漠,什么也没有。

津子围:谢谢你,今天的对话非常丰富也非常愉快。

路 易:是的,非常感谢。